

李紫晴

《酒國》的飲食意象初探 ——兼論莫言現實批判的基石

前言：

從人本主義出發，馬斯洛需求理論明晰了飲食的階級性，即食物在人類的需要發展進程上，呈現出質量上的級別劃分。與此同時，飲食作為一種進化體，被賦予了特定文化語境下的民族傳統特徵。《酒國》正是將飲食看作為一種文化、將飲食意象視為一個民族進化體，通過酒意象和「吃人」意象對人性的反叛，在酒國以假亂真的虛實空間中，對當時的中國社會進行道德反思和現實批判。

作為飲食文化的意象——民族性

正如人類學家張光直所言「到達一個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徑之一，就是通過它的肚子」，歷經了漫長的文明發展史，飲食問題不再是個體生存問題，而是人類學層次的民族性問題。

所謂飲食文化，包括了飲食行為過程中的一切總和，集膳食配置、菜餚風格、飲食制度、烹飪思想、宴會舉辦於一體，帶有以飲食為基礎的習俗特色、思想觀念、審美哲學，以及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內形成的文化意識形態。中國「食文化」之所以博大精深，正來源於中華文化本身的豐富性和複雜性，孫中山先生也曾感嘆道「中國近代文明進化，事事皆落人之後，惟飲食一道之進步，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」。

在現代文學史上，以飲食作為敘事中心的作家並不鮮見，但莫言可謂是名副其實的「肚子詩人」，無拘無束的誇張想像成就了「飲食場」上的大尺度和無奇不有。由於童年飢餓的瀕死經歷，讓飲食成為莫言書寫的基點「因為吃，我曾經喪失過自尊，因為吃，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的凌辱，因為吃，我才發奮走上創作的道理」。

在莫言眾多小說中，《酒國》的飲食意象是最具尺度和規模的，大肆渲染的狂歡敘事，讓魚餒肉敗的政治生態和紙醉金迷的都市文化顯得更加誕幻不經，又因為虛幻無實而顯得更加逼真。

這本超現實魔幻主義小說，由三個平行發展、互相推進的敘述文本組成的。其一是特別偵查員丁鈞兒奉命到酒國調查「吃紅燒嬰兒」的辦案過程，其二是莫言與酒國業餘作家李一鬥的通信來往，其三是李一鬥筆下真假難辨的酒國軼聞。但歸根究底，是三個酒國共同組織了這場吃人案，貪慾從上層建築向社會蔓延，形成集體「人相食」的客觀現象。

作為進化體的飲食意象系統

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將人的需求劃位五個層次，飲食作為人類的原始衝動、生存的必要前提，被羅列在需求鏈的最底端。當一旦溫飽問題被解決，人類對吃喝的需求就不止於求生，而是追求質量。

莫言也認為，既然人有三六九等，飲食何嘗沒有，因此在酒國，吃驢肉就要吃國宴水準的全驢宴，喝酒就要喝最頂級的猿酒。某程度上看，金剛鑽也是在慾望進化過程中逐漸喪失人性的，他的童年與大多數人一樣不溫不飽，想喝酒卻沒有酒喝，只能以工業酒精代替燒酒過酒癮，由此練就了千杯不倒的海量，憑此成為酒國市的光榮和驕傲。長大後，兒時的生理飢餓在物慾的刺激下走向精神飢餓「人生在世，大概沒有比吃喝更重要的事了……吃喝並不僅僅是為了維持生命，而是要通過吃喝運動體驗人生真偽，感悟生命哲學。讓他們知道吃喝補僅僅是生理活動過程還是精神陶冶過程、美的欣賞過程。」

回歸飲食意象，筆者根據莫言的批判意圖區分了糧食意象、肉意象、酒意象三個系統，分析它們在鄉土和城市背景中的象徵內涵。

糧食意象：回歸歷史和鄉土的樸實敘述

在農村背景的寫作中，莫言會大量鋪陳的糧食意象，作為人們對安全感需求的象徵，比如《紅高粱家族》中奶奶烙的高粱餅，《黑沙灘》部隊裡的白麵饅頭，《豐乳肥臀》母親從胃裡嘔吐出來碗豆，力求讓讀者在舌尖上消化近代大飢荒的辛酸歷史，站在極度飢餓的生死邊緣感知肉體絕望的恐懼。

肉意象：城市發展下的扭曲敘述

《酒國》的背景設置在經濟高速騰飛的都市社會，千奇百怪的肉類意象暗示著國民慾望的急速膨脹，人性在「從小康奔向中康，想著大康」口號下即將消失殆盡，在毫無節制的渴望面前，道德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底線。

小說中的佰鱗少年曾精闢總結過所謂的「吃人」現象：他們吃膩了牛、羊、豬、狗、雞、鴨、驢、燕子、貓、老鼠等可以吃的動物，所以他們要吃嬰孩，因為他們的肉更嫩、更鮮、更香、更軟、更好吃。他們的肉食人間第一美味。啃驢肉、喝猿酒、咀胎盤、燒嬰兒這些讓人心驚肉跳、不寒而慄的進食行為，酒國人卻認為合乎常理。不知何時開始，飲食成為爭權奪利的武器、愉悅私慾的器具，饕餮之徒對嬰兒大開殺戒，女司機墮胎五次就為了給幹部提供胎盤食用。

總結看來，以「肉孩」為中心外延的意象群，明晰了酒國人腐化扭曲的飲食觀，進食不再是為了生存，而是享受，不是要解饞，而是要解慾望。

酒意象：酒國的國民劣根性

區別於其他兩種飲食型態，酒意象以完全不一樣的批判目的出現在農村和城市。前者意在高揚酒神精神，歌頌小人物在大環境下強悍而堅韌的生命力。後者化為人性墮落的化身，批判盲從效應引發的集體道德淪喪。

酒國是酒造的圍城，無所禁忌的酒風是這裡的文化傳統，這股邪風在城內自成一體，從統治階層開始從上往下蔓延，金剛鑽無限膨脹的權慾、丁鈞兒難以自製的性慾、國民猙獰的食慾。漸漸地，舉國上下對貪欲形成了集體認同，對放縱達成了共識，甚至必要的時候，這些國民劣根性可以作為一致對外的同化武器。

現實批判的基石：「食人鏈」的排斥與同化

酒的同化力和腐蝕性

在開篇，莫言的批判意圖已經表露無遺，他用丁鈞兒的墓誌銘「在混亂和腐敗的年代裡，弟兄們，不要審判自己的親兄弟」宣告，所謂的犯人不是那些權勢滔天的統治階層，而是在食嬰鏈上同流合污的舉國上下。

酒是酒國人的生命之根，是天性亦是人性，更是血緣至親。酒量是權利的象徵、道德規範的準則、通往成功的門徑，金剛鑽正是憑藉個人千杯不醉的魅力，從鄉村教師搖身一變，成為有權有勢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。面對丁鈞兒這種外界威脅，酒國人舉國一致以酒抗爭，先是同化、同化不了就誘惑、誘惑不了就毀滅，「結果就是酒國越來越強大，越強大也就越有合法性和倫理欺騙性，也就更有同化力和腐蝕性，最後在混亂和腐敗中集體沈淪」¹

一氣呵成的九個章節，上百個角色輪番出演，卻沒有一個清白之人，幕後操手既是那些位高權重的既得利益者，也是那批處在產業鏈核心位置的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，更是以骨肉換取鈔票的底層百姓。

駭人聽聞的生產鏈原來是酒國集體參與的暴行，嬰孩的提供者、製作者、食用者都是共謀，而且比起嬰孩的食用者，中間的幫凶更是令人髮指，「嬰孩的提供者以受害者與自食者的雙重身份出現，製作者以看客與自食者的雙重身份出現。」²作為製作環節的核心人物，李一鬥的丈母娘，酒國市釀造大學特食研究院教授明確了肉孩的定義，「我們即將宰殺的嬰兒其實並不是人，它們僅僅是一些根據嚴格的、兩廂情願的合同，為滿足經濟發展、繁榮酒國的特殊需要而生產出來的人形小獸……交給我們貨，我們付給你錢，你願賣，我們願買，公平交易，錢貨易手永無糾纏對嗎？」在特別收購處，工作人員將嬰兒當作商品，毫無波瀾地劃分肉質等級，而小寶還未出生就註定是父母的賺錢機器，一生為了「特等」拼搏。

再看被派來救國的省人民檢察院特級警官丁鈞兒，這位不勝酒量的外地人想在酒行天下的酒國查食嬰案，無異是在挑戰整個社會的權力制度，所以從他抵達酒國的那一刻開始，就註定失敗收場。

酒國的惡臭與腐敗被瓊漿玉液掩蓋，沁人心脾的酒香把他迷得神魂顛倒，他心甘情願地將意識化作蝴蝶，與酒精雙宿雙飛。在親眼目睹金剛鑽連灌三十杯依然面不改色的時候，他的警惕就瞬間瓦解了，著迷在他溫柔而寬厚的酒場風度裡，愛上人性盡失的吃人狂魔，在酒亂情迷之下，毫無防備地墮入金剛鑽精心籌劃的圈套中。不僅將任務拋諸腦後，還連哄帶騙地吃掉了「麒麟送子」的一隻胳膊，從調查者變為共謀者，淪為吃人者與被吃者的矛盾混合體。不經肉體性慾的勾引，先是被金剛鑽捉姦在床，再是一時之氣槍殺了餘一尺和女司機，最後醉死茅坑，落得一個遺臭萬年。

「吃人」和「被吃」——自成一體的食人鏈

¹畢光明：《「酒國」故事及文本世界的互涉——莫言〈酒國〉重讀》，《文藝爭鳴》2013年第2期。

²吳義勤：「吃人」敘事的歷史變形記，《文藝研究》2014年第4期。

「吃人」是人類歷史上不爭的事實，這種現象在中國一直存在。在《資治通鑑》，「人相食」這個詞平均每隔 41 年出現一次，總共出現過 33 次，最著名的莫過於易牙蒸子的記載。無獨有偶，西方也存在吃人現象，主要表現為兩方面：其一是與東方一樣的戰爭吃人、專制吃人；其二則是比東方更為突出的宗教、信仰吃人。(蒙田，1996；伏爾泰，1991)

由此看來，在中國文化語境下，「吃人」有著顯著的倫理道德特徵。一方面，吃人主義「發生在等級社會的各個層次，從無業遊民和農民直到最有特權的中國官僚貴族階層。」(詹姆遜，1997) 另一方面，他們以「仁義道德」掩蓋吃人的心思，喊著倫理規範的口號，行不仁不義之事，賦予罪惡美名。比如恩銘的衛兵炒吃了造反者徐錫麟的心肝是「忠」，「割骨療親」是「孝」，狼子村人吃人是「善」，因其吃的是「大惡人」。(周南，2014)。

在文學界，魯迅《狂人日記》的吃人敘事被認為是理解中國現代性的核心內容，但某程度上，莫言對「吃人」意象的再現，實則轉換了魯迅《狂人日記》中的批判精神，不盡相同的意象內涵、指謫對象、象徵結構，透露著截然不同的批判主題和意圖。

概括看來，魯迅的「吃人」有三個內涵：一是強調「吃人」作為真實事件是一件不爭的歷史事實，二是以歷史文化角度切入，以「吃人」作為文化隱喻展開對民族劣根性的批判，揭露「仁義道德」背後埋藏的「吃人」心思，即封建禮教的陳腐和傳統制度的朽壞。三是從道德倫理意義出發，指出人性中的「吃人」潛能，引發整體人類社會更深層次的哲學反思。可見，魯迅是在民族歷史的維度上，指謫儒家道統假面背後的「吃人」本質，駁斥封建制度對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否定，對人的生存發展的貶抑，吃人就是否定人的個性自由，貶抑人的生存發展。在中國，是自己被人吃，同時也吃人，不僅自己的精神自由受到貶抑，同時也貶抑別人的精神自由。(王乾坤，1996)

而莫言的酒國，則要放在現代化的語境下觀看。小說映射了當代中國人在城市瘋狂擴張進程中的生存狀態，一個個喧嘩躁動的肉體、匱乏困頓的靈魂遊走在無酒不歡、無所不吃的消費帝國中，這種劍走偏鋒的社會景觀與餘華筆下的 21 世紀中國社會相互映照「一個極端壓抑的時代在社會劇變之後，必然反彈出一個極端放縱的時代。就像是蕩鞦韆一樣，這端高了，蕩到另一端必然也很高。」³

從肉體上的「吃人」到象徵意義上的「吃人」，莫言最後落在人道立場，以酒國自成體系的「食人鏈」發出警告，批判當時中國社會的道德淪喪和精神匱乏，試圖從現實批判意義上挽救未來。同時，闡述了所謂的貪腐成風，其實是一種由上而下的集體同化、腐蝕、凝固，反過來看，它的堅不可摧也是出於自成一體的貪腐意識。

再次重溫《酒國》就能發現，不管是城裡人還是外來者，最終還是墮入了

³餘華：《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人》麥田出版社，2011 年

酒肉狂歡的悲劇命運，魚鱗少年也曾誓言要匡扶正義的夢想，但到了晚年卻沈迷女色，大肆宣揚要禽遍酒國美女。莫言十分清楚，零星的反抗者不足以讓社會從混亂覺醒，唯有從根本打破酒肉狂歡的風氣，才能恢復道德人性。

參考文獻：

- 1.吳義勤,王金勝.「吃人」敘事的歷史變形記——從《狂人日記》到《酒國》[J].文藝研究,2014(04):14-22.
- 2.張志超.《酒國》中“飲食”意象探析[J].青年文學家,2014(14):10-11+13.
- 3.張旭東,陳丹丹.“魔幻現實主義”的政治文化語境構造——莫言《酒國》中的語言遊戲、自然史與社會寓言[J].人民論壇·學術前沿,2012(14):66-82.
- 4.鄧天傑,陳煦娟.中國飲食文化中的哲學思想[J].上饒師範學院學報,2010,30(02):57-61.
- 5.張開艷.論莫言小說的狂歡化敘事[D].廣西師範大學,2006.
- 6.餘世謙.中國飲食文化的民族傳統[J].復旦學報(社會科學版),2002(05):118-123+131.